

ZHONG

JIAN

REN

才 间 人

江南◎著
赵佳◎绘

她颊上胭脂化了，一直烧上眉端。
他含笑看着，饮一杯酒，说女人不能太寂寞。
回首处，八月桂花，正瑟瑟如雪。
地狱有道：为君，杀人。



ZHONG
JIAN
REN



赵江南

◎ 著

◎ 绘

她颊上胭脂化了，一直烧上眉端。
他含笑看着，饮一杯酒，说女人不能太寂寞。
回首处，八月桂花，正瑟瑟如雪。
地狱有道：为君，杀人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中间人 / 江南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9. 6
ISBN 978-7-5391-4625-6

I. 中… II. 江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4333号

中间人

江南/著

赵佳/绘

策 划 刘 欣
责任编辑 林 云 邹 源
特约编辑 刘梦颖 王晓颖
封面设计 朱 子
版式设计 高 珊 董晓辉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出 版 人 张 秋 林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20mm×960mm 1/16
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0001~10000册
字 数 80千字
印 张 8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625-6
定 价 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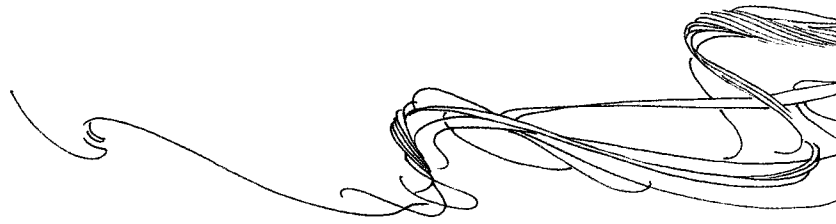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)

「目录」

◎ 中间人…… 5

◎ 地狱道·为君·杀人…… 62

「中间人」



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



“其实七百两银子杀一个人并不算多，”舒十七握着一把小银刀，漫不经心地修着指甲，“毕竟刀手要冒掉脑袋的风险。我们做这一行的，就是要做得双方公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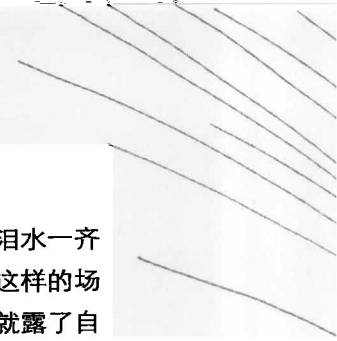
一壶酹茶冲了七滚水，早已是淡而无味，太阳也从天心落到了西方的一角。星风酒楼的雅阁里，两人面对面坐了三个时辰，舒十七的指甲也足足修了三个时辰。可是任谁看去，他磨着指甲的姿态依旧闲雅，不带半点烟火气。

“舒大侠，我知道您的价钱公道，可是小生实在只有这么多啊！”对面的白衣书生双手抠着桌子，声音发抖，几乎忍不住要跪下恳求，“小生纵是死也要手刃那条恶狗！”

“第一，”舒十七竖起一根修长白净的手指，“我不是什么大侠，你既然找我，不会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。”

“第二，”又是一根手指，“要手刃仇人你就应该自己练了武功去杀他。买凶杀人，没法帮你‘手刃’仇人。”

“第三，”这一回竟是七根手指在书生面前轻轻晃动，“七百两银子杀慕容涛，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，你若是觉得贵，就请另请高明。”



舒十七看着那白衣书生，心里冷笑，只见他冷汗和泪水一齐滚落，又是悲愤又是无奈，几乎到了无法自持的地步。这样的场面，舒十七再熟悉不过。这时候万万不能着急，一着急就露了自己的底牌，这价钱也就抬不上去了。

舒十七是个中间人，做的是介绍杀手的活儿，中间抽头。杀手做的本是无本买卖，人命也不知几钱一条，所以这一行的价格说不准，无非是漫天要价，落地还钱。却是冒着人头落地的风险，所以价格的高低根本就在双方的供需上。前朝兵乱的时候，一个白面馒头就可以买凶杀人，可是现在太平盛世，开封又是个富庶的地方，要饭的都能混个温饱。若是买家出不起好价钱，杀手又何必去冒那天大的危险？



舒十七在这一行有个好名声，别人叫他“袖里生杀”，手里的几个杀手都是好身手，更难得信誉好，人脉也广。这一行里传说这天下偌大，就没有舒十七杀不了的人，买人命的买家把银票放在舒十七手里，就可以回家等好消息了。作为一个中间人，舒十七是按价钱抽成的，每介绍一单买卖他抽三成。这个书生压了价钱，有三成是压在舒十七的身上，舒十七哪里有这么傻？

扑通一声，白衣书生终于不顾读书人的脸面，双膝跪倒在舒十七面前：“舒大侠，您帮小生这一次，来生做牛做马，小生也要报答您的恩情！”

舒十七端起凉茶，面无表情地饮了一小口，长袖顺势一遮，却是悄悄地皱了皱眉头。这种事情他最不耐烦，生意场上只讲雪花银子，讲什么报恩报仇都是笑谈。他喜欢那种手面阔绰的黑道人物，也喜欢好说好散的客人。白衣书生这种黏上手甩不去的湿面粉，则是他最讨厌的一种客人了。





“计公子，”放下茶盏的舒十七依旧是笑意吟吟，“据在下所知，计家是我们开封城少有的大户人家，区区七百两银子都不肯出，未免没有杀人的诚意吧？”

白衣书生是计家的三少爷计明康，开封城里儒雅的公子也算得上他一号。可是此时的计明康拖着长长的哭腔，满脸都是泪痕，只顾一下接一下地跪在舒十七脚下磕头：“舒大侠有所不知，小生是侧室所生，家里上下素来都看不起小生。就这三百两银子，还是小生变卖了母亲留下的首饰所得，您就是剥了小生的皮，也难再多出半两了。”

“连母亲的首饰都变卖了，只为给一个没名分的女子报仇？”舒十七冷笑，“计三公子竟是个痴情人，那死去的女人能遇见计三公子这样的痴人，也是好福气。”

他此话出口，计明康更是泪如雨下，磕头不止：“舒大侠，您不念翠翠死得可怜，也念小生这一腔痴情，就开恩一次吧！”

“唉，也罢，你且回去，我想想办法就是了，却不一定成。”舒十七终于挥了挥手，长叹一声。

“多谢舒大侠！”计明康一脸激动，就如死里得生一样，狠狠地磕了三个响头，退出了雅阁。

雅阁里又只剩下舒十七一个人，栏杆外已是星星点点的夜色，一树垂柳遮月，春风徐来。舒十七一脸淡雅的笑容，漫不经心地把头转向了栏杆外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舒兄弟好闲情！”一人熊躯虎步，大笑着掀开帘子闯了进来。

“终日奔波，为吃一口饱饭，哪里说得上闲情？”舒十七轻笑一声答道，“没有好酒，只有清茶，饮一杯解渴吧。”

进来的魁梧汉子嘿嘿一笑，端起茶水大喝了一口道：“谁不知道袖里生杀舒十七的算盘精？我们这些人，杀一个人不过得五六百两银子，你动动嘴皮子凑合一单买卖，也得两三百两银子。我们三五个月做一单，你一个月怕要做上六七单生意，我们那点卖苦力的钱，在兄弟你的眼里算什么啊？”

舒十七淡然笑道：“可是官府要抓，却最容易抓到我们这些动嘴皮子的。先不说别的，眼下有一桩下三滥的买卖，你有没有兴趣做？”

“下三滥？”汉子好奇道，“那要看有多糟了，我熊灿不怕对方的手头硬，就怕钱不多。”

“比你想的糟得多，”舒十七苦笑，“三百两银子杀慕容涛。”

魁梧汉子熊灿的一张黑脸竟白了白，而后他狠狠地啐了一口道：“呸！舒十七你不是暗里抽了大头去吧？三百两银子杀慕容涛？这价钱简直他妈的丧尽天良！慕容涛左右手鸳鸯蝴蝶剑方圆百里谁不知道？我老熊这对贯山炮锤还不想送去给他祭剑。”

“我只是随口说说，”舒十七拍了拍熊灿的肩膀，“以你我的交情，当然不会介绍这等下三滥的买卖给你做，谁不知道汴梁熊贯山是有名有姓的杀手。三百两请你，我也没那么厚脸皮。”

“还是你舒十七知我，”熊灿大笑，“正好，今天来找兄弟你去喝酒。”

“喝酒？”舒十七略微有些诧异。他和熊灿交情固然不错，可不过是生意上的来往，拍了肩膀故做亲热之外，熊灿断然犯不上请他喝酒的。即使喝酒，舒十七也不会少抽半分的银子。

“嘿嘿，”熊灿干笑了两声，“我一个兄弟今天生日，花了五百两银子，请了梳香楼最有名的十个红姑娘，当真是风骚香甜，个个和蜜一样，让人恨不得一把都抱在怀里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舒十七笑道，“莫非熊兄可怜舒某年长无妻，找在下一起去聊解寂寞吗？”

熊灿嘿嘿笑了起来，小声道：“兄弟你也知道，老熊没那么好的心肠。只是那十个小娘子都是琴棋书画、丝竹管弦无一不通的绝顶货色，平日里都是服侍那帮读书的小白脸，兄弟们虽然有钱，要了她们的身子不难，却不愿丢了面子。我想破脑袋，只有兄弟你是个风流人物，镇得住那帮小娘儿们，有你在，大哥面子上也有光彩。”

“哦？”舒十七大笑，“软玉温香，丝竹歌舞，倒是在下最喜欢的。”

熊灿一听他如此说，急忙扯起他的胳膊道：“那还等什么？”



只要兄弟你愿意，今儿晚上最娇最媚的小娘子就归你了。你可不知道，那些小娘子衣服穿得那叫一个透，里面的小身段看得清清楚楚……”

“可惜，”舒十七端起茶一饮而尽，“在下今晚已经约了别人，熊兄的好意，只有心领了。”

“你这人就是不干不脆！”熊灿语气大变，狠狠地甩了甩袖子，大步出了雅阁去。

雅阁里还是舒十七一个人，他抬头看了看月色，低声道：“月上柳梢头，也该是时候了。”

“小二，结账！”舒十七抛下一锭银子，转身出门，身形一闪，

已经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处了。

夜深时候，黑记面馆里已经没有什么客人了。

卖面的掌柜黑小三正百无聊赖地守着沸腾的大汤锅。他随意瞥了眼最后一个客人，知道自己今晚是再也卖不出一碗面去了。不过，酒倒是还能卖出些去。

客人枕着自己的双臂，伏在黝黑的木桌上，一边胡乱地推着自己面前的面碗，一边低声喊着：“酒，小二，再来三两白干。”

黑小三倒了二两最劣的白干，又掺了一两水，晃匀了，折在一只大碗里。他将大碗往桌上一扔，也不顾酒液四溅，回头就想离开。卖这种又烧喉咙又上头的老白干，黑小三实在没什么赚头，对这种客人，他自然也不必太小心了。

可是有一只手从后面拍了拍黑小三的肩膀：“我不喝掺水的

